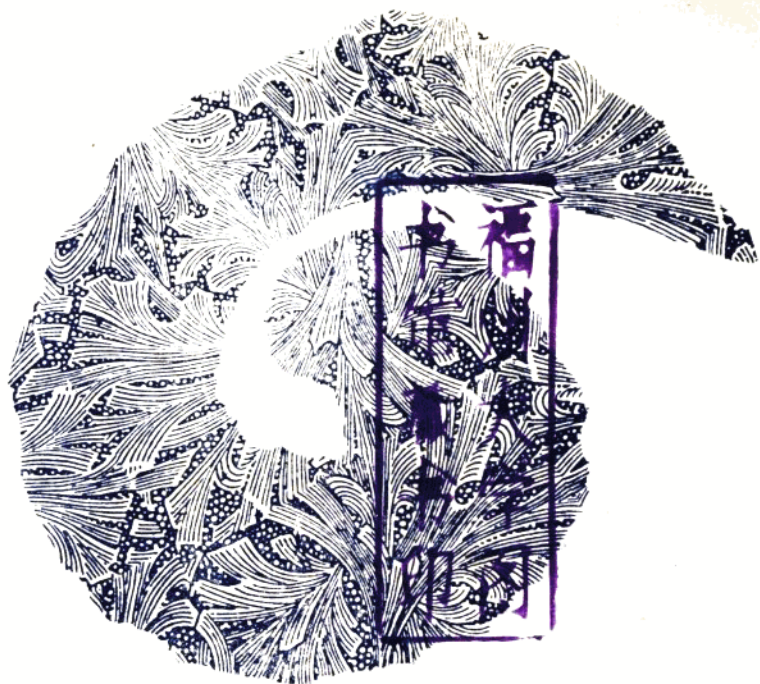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客从西方来

萧育轩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客从西方来

萧育轩 著

责任编辑：乔 虹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环保学校印刷厂印刷

*

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625 插页：2

字数：162,000 印数：1—3,600

ISBN7—5404—0420—5

I·340 定价：2.60元

目 录

禁 果	(1)
迎冰曲	(21)
风火录	(43)
烛 泪	(63)
分 手	(81)
孟广德那老头	(108)
昆仑雪	(142)
心 声	(177)
客从西方来	(218)

禁 果

大家都上班去了，李祖英独自一人坐在女工宿舍的窗前，面对着桃形镜子，梳理着那黑油油的短发。她那瓜子脸上，嵌着一对明亮亮的眼睛，洋溢着不同寻常的喜悦，红彤彤的两颊，在窗外流泻进来的阳光照耀下，显得更加鲜艳、绯红。

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一个浓眉大眼，英俊、魁梧的年青人走进来了。李祖英微微回过头来，温柔地看了他一眼，抿着嘴说：

“张扬，信写好了？”

张扬掏出介绍信，小心地摊开来，送到她的面前，高兴地说：

“你瞧！”

李祖英瞥了眼，又回过头来，放下梳子，把一枚玲珑别致的花发夹，别在头上，然后站起来说：

“你等等，我去换衣服。”说罢，她闪进了用门帘遮起来的更衣室里。

张扬坐下来，一边等待，一边无意识地拉开了抽屉。李祖英听见响声，在更衣室里喊道：

“你又乱翻！等一下清理，又是大半天。”

“好，不翻了。”

话没说完，他已随手翻到一本精致的日记本，打开扉页，一张折叠整齐的信纸，呈现在他的眼前。他好奇地打开来，“亲爱的张扬……”

令人心醉的称呼，跳入了他的眼帘。于是，微笑爬上他的嘴边，他准备一字不漏地看下去。

“不准看！”

突然，一只手把信纸遮住了。他回过头来，只见李祖英换好衣服，站在身旁。他拉开她的手，说：

“看看写的什么？”

“看不得，这是私人秘密！”说着，她想掰开他的手，把信取出来，张扬却死死地按住不放。

“看看有什么关系罗？难道到了今天，你对我还有什么秘密？！”

“啊！”李祖英微微一怔，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，只感到被什么刺了一下。她沉默一会，才用坚决的口吻说：

“你松手。”

“我要看。”张扬固执地说。

“你！”她向他瞪了一眼。

张扬碰到过她这种目光，也清晰地理解其中的含意，因而慢慢的松开了手，让她把信纸取了过去。

两人怏怏不乐地走出了宿舍。

突然一个小学徒迎着他们跑来，老远就嚷着。

“张班长，主任请你马上到机房里去。”

“啊！不是有人代了我的班？！”

李祖英“啊”了一声，着急地催促张扬：

“快走。”

“别大惊小怪。”他白了小学徒一眼，讪讪地说，“主任不是明明知道我去扯结婚证？”

“知道！可他说处理这号事故，你有经验，所以……”

大喜的日子遇到拦头，张扬心里一万个不高兴，他皱着眉头固执地说：

“你去告诉主任，说我有事。”

“啊！你不去？”李祖英微微一惊，然后喊道，“我们哪能不去呢！结婚证哪天都可以扯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带我去！”

李祖英迅速地返回宿舍，换上工作服，急急忙忙向机房走去。

张扬心里慌乱了，望着她的背影大声喊道：

“祖英，介绍信写的是今天的日子呀！”

李祖英折转身来，走到他跟前伸出手来说：

“给我看看。”

张扬掏出介绍信，把签署的日期指给她。

李祖英一把抓过来，撕成两半，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忿忿地说：

“你一个人去吧！”说罢，猛一转身，向机房飞奔而去。

“啊！”张扬无力地靠在门框上，望着那撕成两半的介绍信，眼愣愣地发呆了……

几年前，厂里招收了一批学徒，有一天，老班长笑咪咪地对张扬说：

“小张，班里来了几个学徒，其中还有一个女同志哩！”

我看你就带她吧。”

“女学徒？”他惊异地反问道。

老班长肯定地点点头。

“班长，你开的什么玩笑？女同志学锅炉，我才听说哩！这么大的扒火棍，她拿得起？”张扬满头大汗，一边用酒杯粗的扒火棍向炉边捅渣，一边说：“肯定搞不了三天，她就会哭鼻子嚷着调走的。”

老班长说：

“小张，我倒看你不出，还有这么点思想哪！五、六年前，你初中毕业到工厂来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单瘦的小青年，如今也学会了，难道别人就学不会？你的思想得解放一下才行。别看她是个女同志，决心可大啦！昨天人事科分配工种时，谁也不愿意搞锅炉，小李不但第一个报名，而且还当场写了张决心书，你瞧。”说完，班长掏出了一张小纸条。

张扬放下扒火棍，一边擦汗，一边摊开小纸条浏览了一下，看口气，倒蛮坚决哩！他心里想：这个小李，一定是高高的个子，壮实的身材，和他自己一样浑身是劲，虽未见面，他倒喜欢起这个姑娘来。

“好吧，试试看。”他折起纸条，微笑着说。

“不是试试看，而是要把她带出来啊。”

他点点头，表示接受任务。

一会，几个怯生生的小青年来到了火炉房。其中唯一的一个小姑娘，瞪着一双黑溜溜的大眼，闪耀着稚气而新奇的光芒，向高大的锅炉仰视着，张扬一眼瞧见了自已的学徒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天啦，这是什么样的学徒呀！身高不满一米五，瘦瘦的身材，红润润的脸上，嵌着一对圆圆大

眼，两根黑黑的长辫子拖在屁股后面，还缀着一对花花绿绿的蝴蝶结哩！与其说是一个小学徒，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工团的小演员。

老班长把小姑娘拉到张扬跟前，介绍着说：

“这是你的师傅，张扬同志。你以后要好好跟他学啊。”

张扬紧绷着脸不作声。小姑娘热情地伸出那只白净净的小手拉着他，高兴地说：

“师傅！我叫李祖英。在技工学校时，我就听人家讲过你的先进事迹。想不到我能给你作学徒，真走运！”

张扬和姑娘握手还是头一次。他红着脸把手抽了回来，十分尴尬地在工作服上擦着，好象沾了什么似的。他嗯了两声，心里却在发愁，望着那五六十斤重的扒火棍，和从看火门内喷射出来的滚滚浓烟，他想：这样的姑娘，哪能学锅炉呢？

“师傅你瞧我学不了锅炉吧？”李祖英看出了他的心事，大胆地瞪他问。

张扬怔了一下，然后微微摇着头。

“一定是的，他们都这么说。师傅，我今年还只有十七岁，你别瞧我现在这样矮，过两年呀，说不定长得比你还高大呢！”她象放连珠炮似地说。

“李祖英！”一个男学徒瞪了她一眼，埋怨她不该第一次跟师傅见面，就这样多嘴多舌。

这时，她才意识到是在自己日夜向往的机房里，而且，面对着的就是自己猜想过多回的师傅。她后悔不该说这么多的话，因此，她象泄了气的皮球似的，低下头来，默不作声

了。

老班长微笑着安慰她：“没什么，小李，你师傅就喜欢你这样的调皮鬼。”他眨眨眼，又用他从青年学徒那里学来的口吻说，“好吧，鹰婆子！展开你的矫健的翅膀飞吧！”

“不不，我不是那个鹰婆子的‘鹰’，”她一听抬起头来，大声否认着，然后解释说，“我生下来的时候是七月半，公公说：是祖宗送到我家来的一只雄鹰。我公公是一个挖了四十年煤炭的老矿工，很喜欢鹰，只要有什么好事，他都把它连上去。于是，他就给我取个名字，叫李祖鹰。后来在学校里，同学们都叫我鹰婆子鹰婆子的，怪难听！我想干吗取这么个名字？我想改，但老师说这个名字很好！可我不喜欢鹰婆子，我的志愿是想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她伸了下舌头，继续说，“所以我改了最后一个字，是英雄的英。”

大家听完，爽朗地哄笑起来。连严肃的张扬，也咧开了嘴，笑着对她说：

“好吧，我们的英雄，你把这根扒火棍拿起来插插渣吧。”

李祖英毫不犹豫地把辫子向背后一甩，她知道师傅要试她的力气。她双手抓起扒火棍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才把扒火棍推进火炉内。也许是炉火的映照吧，她的脸色，象四月的映山红，显得通红通红，而且豆大的汗珠，开始从鼻尖上淌下来。一下，两下，直到三下，看来，她再没有力气把扒火棍从炉内拖出来了。张扬走过去，想帮帮她的忙，但是遇到她那严肃的目光，他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来，焦急地盯着那根烧成黄白色的扒火棍，担心它被熔化，但是扒火棍慢慢地从炉内拖了出来……

两年飞快过去了，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老班长升了车间主任，张扬升了班长，而李祖英呢？她已踏着壮实的步伐，美满地走完了头两年的学程。师徒俩被评为一对模范师徒，双双出席了全市的培训积极分子大会，市报上也刊登了他们的先进事迹。

这期间，人们都说张扬和李祖英在恋爱，可他们自己却没有感到这一点。在张扬的眼睛里，李祖英始终是一个小姑娘；而李祖英却一直是把他看做一个敬爱的师傅，他们谁也没有往那方面想。一天，老班长提醒说：

“张扬，抓紧时间呀，不然呀，呃，嘿！”

张扬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什么呀？师傅。”

“嗨！还在我面前装蒜呢！我说呀，你要和她把牌摊开来，动员她把结婚证扯了算了。”

唰地一下，张扬红了脸，十分窘迫地说：

“你说这个，我还没有考虑呢。”

老班长急了：“喂呀，你呀！……我已经给你作了不少工作啦。去吧，对她讲明白。张扬，在师徒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爱情，是很牢固的。”

张扬嗫嚅地想说些什么，张开口却一句也说不出。张扬初中毕业后，考上了学徒，来工厂的时候，父亲对他说：“扬儿，有艺不愁穷，到了工厂，好好地学点本领呀！”他很听父亲的话，在工厂几年，总是埋头工作和钻研技术，对恋爱这件事就想得很少。现在老班长的提醒，突然象一张网，牢牢地网住了他的心。

轮休日，下午张扬照例夹着书本去给李祖英讲课。但是一反往常，当他走到她的宿舍门前，心就无缘无故的跳起

来，而且还感到窒息哩。敲门的右手举起了三次，才落在门板上，发出了微小的响声。

“进来！”里面传来了一声银铃似的叫声。

房子里，只有李祖英一人在写信。她见张扬来了，忙起身热情地招待着，然后又伏在桌上，继续写她的信，一边说：

“师傅，请等一等，我写完这封信就听课，快了。”

“嗯嗯。”张扬低着头嗯了两声。

沉静。张扬听得出来，宿舍里除了李祖英的笔尖发出沙沙之声外，就是自己心房的跳动声了。他竭力抬起头来，不自觉地瞟视着她；他突然觉得她长高了。苗条的身材焕发出少女的风采；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的那对大眼睛，虽然还带点稚气的闪光，但瓜子脸上已褪去了少年人的红晕；不知什么时候，她已剪掉了那两根长辫，越发使她显得胸脯饱满，体态持重，处处都显示着青春的活力。呀！她昨天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少女，今天却成了一个标致的姑娘，难道是一个晚上长成的不成？他暗暗谴责自己，竟是这样粗枝大叶。

“师傅，你看我干吗？”李祖英感觉到了张扬的目光，但她还是继续写信，没有抬起头来。

“我我……”他口吃了。

李祖英觉得他的语气不对头，停住笔，好奇地偏过头，快活地笑起来：

“师傅，今天你喝了酒吧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他神色更慌乱了。

李祖英停住笑，问：“那你有什么心事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李祖英好象意识到了什么，脸唰地泛红起来，不觉低垂了头，指着信说：

“我妈真是又好笑，又气人！她硬要我与表哥谈爱。”说着，她又笑起来，“不然，她就要和我断绝母女关系呢。”

“怎么，你答应了？”张扬脸色倏然变白了。

“扯淡，怎么能答应呢？这又不是细伢子耍泥巴它！其实，我压根儿没想这回事。师傅，现在是我的学习期间，谁愿去谈情说爱！”

张扬心略定了，便担心地问：“怎么答复你妈妈呢？”

“不谈呗，这又不是中世纪。”

“你妈要断绝……”

“这是威胁。我也要写信吓唬她，断绝就断绝嘛！”

“啊！”

张扬庆幸自己，幸好那句话没说出来。

又过了一年，李祖英胜利地度过了三年严峻的学徒期，评上了二级工。在班上，她成了张扬的得力助手，一个很好的司炉工。

李祖英越发长得漂亮、健壮了。随着，求爱的书信，象雪片一样向她飞来。在她的宿舍里，除了张扬这个老门客以外，陡然增加了许多年轻小伙子，每到星期六，邀请她看戏、看电影的人，挤破了门槛。

虽然张扬从来没有明显地对李祖英表示过爱情，但是全车间的人都认为他俩是很好的。有时，有人开他俩的玩笑，他俩也没反对过，似乎是默认了。因此，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不能不使人们替他惋惜。唉！笼子内的鸟飞了，张扬算完

了。老班长急躁地把张扬喊到自己家里，足足实实的训斥了他一顿，而且劝他赶快把局势扭转过来。

张扬也慌了，去李祖英宿舍的次数加多了。但是无论他怎样下决心，每次看到她那双眼睛，就只好把要说的话咽在喉咙里。

一星期过去了，两星期过去了，老班长望着张扬那高大的个儿苦笑了。于是，他只好亲自出马，特地走到李祖英的宿舍里，一阵吆喝，把几个小伙子赶了出去，然后劈头就说：

“小李，你要关心关心别人啊！年纪这么大，也该——”

“找个对象了？”她笑着抢着说。

“既然你明白，那就好了。我们车间的小伙子，个个都很棒！尤其是——”

“我的师傅张扬。”

“啊！怎么？你对他——”老班长惊喜了。

“主任……我……”李祖英迟疑地说，“谢谢你的关心。不过嘛，我们互相了解都还不深，而且，我的年纪也还轻，还不急于解决，慢慢来吧。”

现在连老班长也没有信心了。全车间都认为张扬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活泼，与李祖英性格合不来，所以李祖英不喜欢他。她一定要找一个挺活泼的小伙子。

这种猜想，马上又被事实模糊了。自从老班长同李祖英谈话之后，她反而更加主动地向张扬接近，而且每到星期六，都同张扬去看电影。更奇怪的是，张扬也慢慢地变了，不是以前那个老气横秋，专啃书本的张扬了。连老班长也感到诧异：张扬在会议上的发言，比过去生动多了，而且，甚至有

时还带点俏皮成份哩！

直到昨天晚上，他们看完第二场电影，慢慢地从马路上走回来的时候，李祖英突然对他说：

“张扬，明天咱俩去扯结婚证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张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他一晚上没有睡觉，眼巴巴的盼到天亮，就披着衣跑到老班长屋里请了假，找了一个代班人，然后又在工会打个介绍信，才匆忙地来找李祖英……

这时机房里突然传来一阵炸人耳鼓的排气声，把张扬从回忆的冥想中惊醒过来。他茫然地向机房望去，这才意识到机房里出了问题。他拔起双腿，紧赶着李祖英的后尘，向机房猛冲去了。

……

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李祖英和张扬闹僵了的消息，象长上了翅膀，飞到了车间，飞到了同志们的耳边。有的向他投送着惋惜的目光，但张扬总感到有点刺目，羞愧地低着头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。可是李祖英却相反，她以微笑迎接许多许多的责难，和往常一样的紧张地工作。

下班后他俩从更衣室同时走出来。张扬瞟见李祖英，并不答理，迳自走了。

“张扬，一起走。”她想喊住他说明白自己的态度，顺便商量一下扯结婚证的日期。但见张扬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，她又把话咽住了。

张扬的行动，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。她想：他的感情太狭隘，也还不太了解自己，难道我李祖英是那么轻薄肤浅，几年来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感情，未必就这样消逝么？想着

想着，颗颗晶莹的泪珠，挂上了她那黑长长的睫毛。

“李祖英，你怎么啦？”听到亲切而熟悉的叫声，她赶快擦干眼泪，露着微笑地抬起头来，说：

“主任，没什么，眼睛里落了煤灰。”

“是呀，煤灰太多了。”老班长慈祥地微笑着说。

.....

厂里展开了优质低耗运动，全车间热火朝天地大搞竞赛。渐渐人们忘记了这件事，张扬也不再低垂着头了。他在班上，大声吆喝着，领导本班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。

由于张扬改进了操作，钻研着一套完整的新操作方法，使煤耗一降再降，连获得三个月的优胜红旗。厂工会的光荣榜上，又挂上了他那微微含笑的照片。

他俩也压根儿忘记了是怎么好起来的。仿佛，他们从来就没有争吵过似的，日日夜夜，都在一起钻研技术，商量工作。

这时间，张扬把母亲从农村接到了厂里，算是有个家了。开初，李祖英只是间或几天被张妈妈请到家里吃餐饭，后来，她干脆把粮食转到了张家。从这时候起，张扬便搬到单人宿舍，让李祖英和妈妈住在一起。

现在谁也不怀疑他们了，大家都等着吃喜糖，照张妈妈的话说，就只差了一张结婚证，不久，他俩终于公开决定了要在四月底扯结婚证，五一劳动节结婚。谁知结婚的日期越近，李祖英越不热心了。只见她眉头深锁，眼神抑郁，一颗心，又被工作上的不利局面所纷扰。

自从张扬出席了市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回来以后，他的名字又在全厂“张扬”起来了。他瞧着挂在墙上的一面又一

面“优胜”红旗，心里不禁暗暗欢喜，荣誉没有给他带来鞭策，反而使他逐渐松懈起来。他开始变得有些傲慢了，似乎一切都不在乎。同时他的情绪也感染了全班，好多人都滋长了自负的情绪。

煤耗在自满自负中偷偷地增加着，眼看很快就要赶上别的班了，先进班有变成落后班的危险。李祖英象热锅上的蚂蚁，焦急得要命，可是张扬却好似闭眼不见，充耳不闻，这就更加使她感到难过！

她开始还是背着人提醒他说：“张扬，我觉得，班上出了很多问题，是不是我们开个会，讨论一下，改进操作，降低煤耗？不然呀，象这样下去，我们一个月就会落后了。”

张扬嗯了一声，淡漠地说：“别大惊小怪吧，保证红旗跑不了。”

煤耗在继续上涨着，她已经再也不能忍耐了，于是在班会上向张扬开了火：

“张班长，你骄傲自满，而且影响了全班。如果不马上扭转这种局面，就会给工作带来不少损失。”提起他的官讳，她这还是第一次。

张扬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好久一阵才说：

“李祖英同志，你……嘿，别乱扣帽子！你知道煤耗是怎么增高的？是掺了劣质煤呀！”

“我认为张班长一向是很谦虚的，问题是要求厂里停止掺烧劣质煤。”会场上有人附和张扬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别班降低，我们却往上增高呢！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。”

散会后，张扬不高兴地说：

“祖英，在会上你不应该那么说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，……因为就是不应该呀。”

张杨虽然口里不服，思想却被李祖英提醒了，看着《竞赛报》，手忙脚乱起来。想到即将到来的失败，心里象一锅开水，沸腾起来。笑影消失了，眉头锁起来了，但他苦苦地想不出什么办法。

每天下班前一刻，李祖英总是照例把锅炉的气压烧饱，炉膛烧旺，才把班交给人家。这样可以使接班的安全稳当，不至于慌张忙乱，造成事故。可是这样作本班就要多耗一些煤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收工前她吩咐自己的助手说：

“煤层走厚一寸，把气压烧上来。”

这时张杨正在烦恼，走过来阻止了助手。

“为什么？”祖英不解地问。

“自己的煤耗这样高，你还去送人情？”

“啊！”李祖英明白了，接着说，“耗煤虽然增高，只在这一寸煤层上打主意，也不济事，何况……”

张杨不耐烦地说：“能降低一点就是一片。况且，人家也不一定这样作啊？”

“人家是人家，我们是我们！”李祖英想不到张杨变成这样。她心里窝火极了，回过头来，见助手没走，便大声说：“你去哟！”

助手为难了，一个是班长，一个是正手，真不知该听哪个的话才好。只好迟迟地望着他俩，不敢动身。

张杨见她这样当着助手的面反抗自己，一股无名火顿时冲起，也大声说：